

# 莫言創作的魔幻與民間



在北京時間2012年10月11日19時（當地時間10月11日13時）宣佈結果之前，諾貝爾獎委員會成員、文學獎宣佈者彼得·英格朗就已經電話通知了莫言，當隨後正式公布莫言獲諾貝爾獎時，他的反應「狂喜而又惶恐」。瑞典文學院的授獎聲明中，形容莫言創作中的「世界」令人聯想起威廉·福克納（美國作家、194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和加西亞·馬爾克斯（哥倫比亞作家、198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品的融合，同時又在中國傳統文學和口頭文學中尋找到一個出發點。 文：潘啟雯

## 「權謀」與「粗野」

在中國當代文壇上，似乎沒有一個人能夠在經歷了「先鋒文學」、「尋根文學」、「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和「新歷史主義」寫作之後仍舊能夠保持旺盛的創作力和飽滿的思維活躍力，而莫言的超人之處正在於他異於常人的創作力，甚至可以稱得上文壇的「怪才」或「異端」。

自1981年在河北保定的《蓮池》第5期上公開發表第一個短篇小說《春夜雨霏霏》始，莫言創作了31年，迄今為止發表了80多篇短篇小說、30部中篇小說、11部長篇小說，出版過5部散文集、1套散文全集、9部影視文學劇本、2部話劇作品。

《透明的紅蘿蔔》發表於1985年，是莫言的成名作，與短篇小說《枯河》算得上是姐妹篇，都有莫言少年時期當童工時親身感受到的痛苦經驗，但語言和寫法都不同，屬於探索和逐漸形成語言風格的作品。《透明的紅蘿蔔》創造了一個令人難忘的、被侮辱、被損害、被遺忘的「黑孩」形象，莫言說過，如果非要在他的小說中找一個原型，那一定是「黑孩」——從「黑孩」派生出幾百個人物，在他的文學世界裡濟濟一堂。

在《紅高粱家族》這部系列小說裡，人們聽到（也似看到）敘述者馳騁在歷史、回憶、與幻想的「曠野」上。從密密麻麻的紅高粱中，他偷窺「我爺爺」、「我奶奶」的艷情邂逅；天雷勾動地火，他家族人物奇詭冒險，於是浩然展開：釀酒的神奇配方，江湖的快意恩仇，還有抗日的血淚犧牲，無不令人歎為觀止。小說發表後，很快就被張藝謀改編成電影，姜文、鞏俐主演，獲得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莫言一直有按捺不住的才華及衝動，一旦噴發，再大的詞語，再闊的口袋，也蓋不住箇中的張揚、激情、憤怒和玩世。無論他的面子繃得多緊，無論他的隱喻多麼巧妙，他總會忍不住又屢批指斥。語言到了莫言這裡，總有劍戟氣、鏢刀味，莫言號令「天下」的寫作手法，既「權謀」又「粗野」。

與一般「鄉土文學」不同，莫言筆下的鄉間世界基本上是在同一空間內展開的，並且將生活還原為最基本的形態：吃、喝、生育、性愛、死亡……《蛙》裡高密東北鄉的百姓們「東躲西藏」、「鬥智鬥勇」，乃至「圍追堵截」的生活，不亞於戰爭場面；男人和女人疼痛哭號，許多母親要為腹中未曾出世的孩童付出鮮血和生命。《蛙》寫出了中國社會生育制度的巨大革命，但它不是從國家視角講述60多年來中國生育革命的變化，它是高密東北鄉的，它是個體的，它是民間的，它是莫言的，又決然可以是我們每一個人的。

## 民間邏輯的敘述者

山東高密不僅僅是莫言地理意義上的家鄉，更是他幾十年來在文學創作道路上一直苦心構架的文學故鄉。他的小說創作幾乎從未離開高密，那是獨屬於他的「文學王國」。他在這片充滿想像力的土地上展開敘事，並向歷史縱深挖掘，向廣袤的中國鄉村延伸。

眾所周知，「民間」是20世紀90年代知名學者陳思和在《民間的沉浮》和《民間的還原》兩篇論文中首先系統提出的。它不僅作為一個文學批評術語為文學史研究提供了生機勃勃的理論活力，而且作為一種文化意識和價值立場觸動了知識分子對自身存在價值的思考，在文學界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

在莫言眾多的作品中，有關農村

題材的作品尤其引人關注。莫言扎根故鄉高密民間文化土壤，使故鄉成為歷史和人性的展覽場。《血緣》維繫着生命、責任、義務，同時也維繫着情感、道德和良知。在鄉土的民間社會中可以背叛朋友但決不可以背叛自己的祖先，否則就是一個被民間鄉土社會所唾棄的罪人。這就決定了其小說屬於民間的最基本特徵——民間保持着它獨有的特徵，而作者站在民間的立場上不斷地給人們敘述着民間邏輯。

## 作品的濃郁色彩

莫言的作品總是帶着揮之不去的濃郁色彩印象。其色彩的大膽運用，構建了屬於莫言的獨特的心靈世界和感覺世界。色彩寓意的變化則暗示了莫言主體意識的變化。不難發現，色彩就像橋樑，溝通了小說世界和莫言的內心世界。

在莫言早期的作品中，最初的如《民間音樂》，偏重於文人文化色彩知覺形式。但到了《紅高粱家族》，紅色彷彿賦予了莫言的才情以一個集中的宣洩口，彷彿對莫言便有一種神秘的召喚力。作者讓紅高粱承載了作為人的原始生命力的象徵意義——在充滿野性的血紅的高粱地裡上演了一幕幕動人心魄的故事。事實上，莊嚴肅穆的紅高粱不僅僅是「我爺爺」和「我奶奶」生活、戰鬥的場景，它已經成為一種象徵，一種符號，一種暗示和一種生命力的傳達。

與早期相比，在莫言晚期作品



中，綠色的使用份量比紅色大得多，並且總是和卑賤蒙昧的生存相關聯。《三匹馬》中，圍繞着被性壓抑着的蒙昧的人，基本場景是盛夏密如屏障、密不透風的綠色玉米地；《棄嬰》中的故事也開始於綠無邊際的玉米地；作者深惡痛絕的雜交高粱也有着暗綠色的毒液（見《奇死》後的信筆塗鴉）；《狗道》中，瘋狂的狗群是由綠、紅、藍三條瘋狗率領着對人的攻擊；《歡樂》中，所有綠色的物像都是醜陋骯髒的，主人公對自身生存環境的由衷憎惡，乾脆抽象為對綠色的瘋狂詛咒。綠色的象徵指涉語義是醜陋、污穢、蒙昧的生存、盲目的生殖力。那結尾黃色的麻花蝴蝶，更區別於黃色的一般含義，更多地與死亡、邪惡聯繫在一起。

## 愛與創傷的童年

莫言出生時家庭成員很多，有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叔叔、嬸嬸、哥哥、姐姐……在人口頗多的家庭中，莫言是一個「被忽略」的孩子，他對童年自己的描述是「相貌奇醜、喜歡尿床、嘴饞手懶，在家庭中最不討人喜歡的一員。」

雖然如此，莫言在童年依然是得到過愛的滋養的。在莫言的童年生活中，最深刻的愛的體驗來自他的母親。在飢餓的年代裡，深愛他的母親把自己的飯省下來給莫言吃，莫言也深深地眷戀着他的母親，因為童年享受過母愛的溫暖，才有了作品《豐乳肥臀》的誕生。

莫言曾說，「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怖、飢餓伴隨着我成長。這樣的童年也許是我成為作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吧！」「我的寫作動機一點也不高尚。當初就是想出名，想出人頭地，想給父母爭氣，想證實我的存在並不是一個虛幻。」

電影《紅高粱》劇照

## N城記：北京/上海

文：白金

## 守住手藝

66歲的鹽野米松這次來得好像有點不是時候。本來去年已經跟福建一個蓋土樓的工匠說好，這次要去拜訪他。不料臨到事了，工匠卻人在梅州。鹽野米松趕到梅州，工匠還是推辭未見。鹽野託翻譯發短信詢問，是否因最近時局不便相見？工匠速回：理解萬歲。

2000年鹽野米松來到中國，從江西的景德鎮，到雲南、江蘇，再到山東、北京，走遍了半個中國，尋找日本手工藝的根源，回國後整理出版了《中國的手藝人》一書。之後，他每年都要到中國尋找至今保留着的傳統工藝，聽中國的手藝人講他們的故事。每次均在兩周左右，拜訪對象多則六七八人，少則如這次只見到三人。

在這之前，他曾用三十年時間走訪了全日本，對各地手藝人進行採寫，用手藝人的語言記錄他們的生活和技藝。在日本作家中被公認為採寫手藝人的第一人。他採訪過的手藝人有一千人之多，相關書籍近80冊。他的代表作之一《留住手藝》中譯版譯者英珂認為，鹽野米松書中所描寫的「行當和手藝，甚至思想支撐了整個日本的歷史，才有了日本人今天的生活。他的工作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1964年東京奧運時年僅17歲的鹽野米松實際上完整地經歷了日本經濟從起飛到巔峰再到沉淪的整個過程，與此相伴，他目睹了日本傳統工藝從逐漸淡出人們的生活到慢慢回到現實社會的歷程。「這段丟失的時間沒有太長」，他慶幸道。在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民藝在很短的一段時間裡消失了。「在一部分人眼裡，覺得這樣非常可惜。所以媒體會寫文章，會到各地去尋找，去把民藝撿回來……這就是宣導的力量。」

在他看來，現代人的生活每天都是被時間驅趕，沒有時間考慮什麼是幸福。而「手藝能喚起你對人生意義的重新思考，它在生活中能起到潤滑的作用，讓人感到至愉、舒服、溫暖。」

鹽野米松在家鄉秋田縣角館鎮長到18歲，去了東京理科大學理學部應用化學科學系。那正是東京奧運之後的第二年，日本經濟開始高速發展。但是污染等嚴重的社會問題亦告出現，「比如往田裡灑農藥，我不希望自己畢業後去幹這樣的事，加上對人特別感興趣，於是選擇了寫小說。」他的童年夢想是當木匠，如今手藝人是當不成了，但是「分享他們的人生也很好」。他曾經悵悵地說，「童年記憶中各條街道裡匠人們作業時工具所發出的聲音……只一個世代就消失得無影無蹤。我是懷着一顆憧憬和嚮往的心靈，觀望過匠人們做活的眾多孩子中的一個，也是為這些職業不復存在而深感遺憾的一代人的代表。出於這種感情，我用了不短的時間和多次的機會，尋找走訪了現存的一些匠工和他們的作坊。聽他們講故事，看他們視為生命的工具。我把這件事看做是今生中極為寶貴的經歷和事業。」

非常出人意料的是，鹽野米松的《守住手藝》居然早在1999年就出了中譯本。當時，他在中文版序言中這麼寫道：「其實如果尋根求源的話，這些手工的業種和技術，包括思考問題的方法很多都是來自中國。這些技藝在來到日本以後，是在風土和生活方式的差異中慢慢地改變和完善的。但，還是有不少相通的東西存在至今。中國是被我們看做兄長的鄰國。我們的文字、文化都來源於你們的國家。我們之間雖然有過一段不幸的歷史，但是中國永遠是我們文化的根源所在。」

十幾年過去了，《守住手藝》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出了增訂本，中國也開始進入到重新關注手藝關注手藝人的生活、思考手藝精神以及什麼是真正的人的生活的階段。

他直言，探尋中國手藝的過程中，他接觸到很多工藝美術大師，他們的成長道路都是從小學徒，歷經新中國的成立、公私合營、文革以及改革開放，目前享有很高的地位，作品的賣價也都很昂貴。但是如果中國的手藝「都朝着這個方向發展，基礎的傳統手藝短期內就不會被特別看重。反而如果媒體努力，即使網絡上的傳遞也是很快的。使用者覺得很重要，大家互相呼應，去買，手藝人就會有一種被需要的感覺，就會覺得我的手藝讓我自己自豪，他對手藝就會有一個重新認識……」所以說，整個社會關注手工藝，尊重手工藝人，尊重他們的人生智慧，他們才會有更好的發展，也才能讓人的內心生活得更富裕。」



## 要刊書事

圖、文：Cate

### TIME 《時代》 15/10：

對牧場、鄉村的生活嚮往，再加上一段以女性為主角的田園愛情故事，使得農場類文學作品成為圖書出版界的最新寵兒。特別是近年來有關「所向無敵」的女孩故事此前一直關注都市成功女性，比如根據Candace Bushnell的暢銷小說改編的電視劇《慾望都市》，使得讓女性回歸大自然簡樸生活，作為對被鞋盒子埋沒的公寓以及密密匝匝的摩天大樓的逃避。這方面，有天然物質優勢的澳洲文學帶來了一股清涼之風。澳洲作家Nicole Alexander的新作Absolution Creek，講述的是1920年的悉尼，一個城市男青年因繼承農場而返回鄉間，在從頭學起放牧等農事時，與一位少女發生的浪漫愛情故事。作家本人是第四代家族農場繼承人，雖然曾在悉尼從事金融工作，但最後仍放棄了優厚薪職回歸田園。



### The Economist 《經濟學人》 12/10：

美國作家大衛·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是當代文學裡的一個傳奇，沒有哪位作家像他一樣有着如同搖滾明星一般的魅力。但在諸多關於他的論述中，對他本人生活的興趣甚至往往大於對他作品的關注。比如他胡亂搭配的衣服，愛穿工人靴，又比如他的頭髮總是被一塊大手帕綁起來。作為人物傳記來說，他的形象已充滿吸引力。在D.T.Max的新書Every Love Story is a Ghost Story: A Life of David Foster Wallace，重點講述了華萊士如何用寫作來治療自己的陰鬱和瘋狂性格，並對他充滿矛盾的性格對創作的貢獻做了評價。



### Newsweek 《新聞周刊》 08/10：

有關判斷什麼是好的懸疑小說的標準上，情節和人物已經不再重要。因為大部分有經驗的聰明讀者，在小說讀到一半時，已能猜出故事的結果。至於人物，因為要照顧小說的娛樂性質，這使得人物塑造為了達到某種震撼效果而都大同小異。評論者認為，好懸疑小說的標準是寫作的風格。懸疑小說作家Lawrence Osborne的第二本小說The Forgiven近日出版，被給予很高的評價。小說的敘述風格溫和又譏諷，直逼人性，又因為小說可以從很多角度去閱讀，使得其本身充滿閱讀快感。



### The Guardian 《衛報》 04/10：

以「我的英雄」稱呼莫言的美國漢學家葛浩文，是莫言英文本的重要翻譯者。近日他在報上發表文章，再次對莫言獲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表達了興奮心情。他認為，獎項的獲得是實至名歸，除了讓作家本人在西方的認同度越來越高，也令英語世界對華文翻譯版產生了興趣。葛浩文回憶了他與莫言認識的過程以及他欣賞莫言創作的理由：宏大又原始粗野，充滿獨有的想像力，還評價莫言的作品充滿持久的美感。這位翻譯家為自己個人有機會認識和了解這樣一位有氣勢的文學家而感到無比幸運。

